

自誤

張道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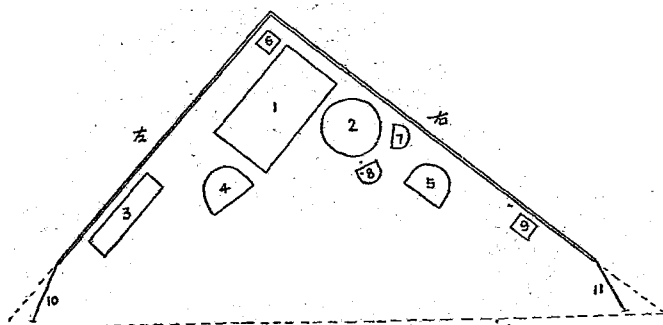
亞字先生 惠教

張道藩收

中國文藝社印

自誤舞台面

圖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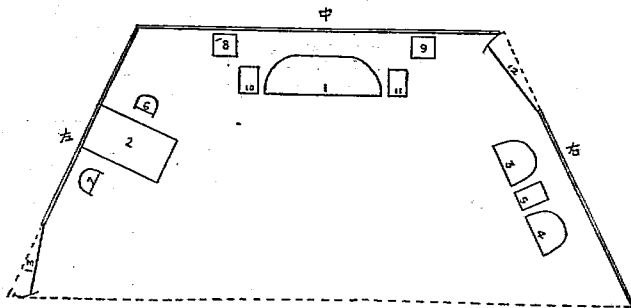
第一幕： 普愛醫院第五號養病室。

1. 床，用小鐵床，鋪墊各物均用白色。
2. 小圓桌，桌上有白色桌毯，台燈一具，書籍，花瓶，茶具等物。
3. 衣櫃，上置冷水瓶及玻璃杯等物。
4. 5. 大椅子，不必用白色。
6. 床旁之小櫃。
7. 8. 小椅子，不必用白色。
9. 掛衣架，上掛衣服等物。
10. 到洗澡室去的門。
11. 入養病室之門。

牆的顏色是淡灰色。

右牆上掛寒暑表，及畫一二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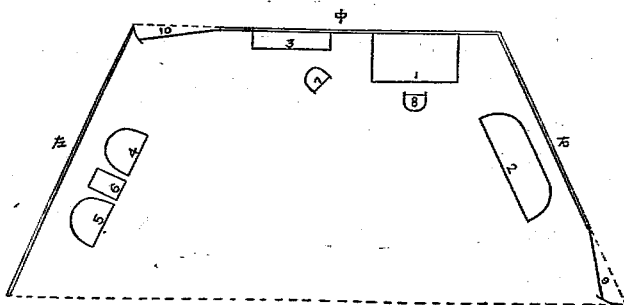
圖 乙



第二，第三，第五幕用： 馮誠之家的客廳。

- | | | |
|-------------|-------------|------------|
| 1. 沙發。 | 2. 寫字台。 | 3. 4. 大椅子。 |
| 5. 茶几。 | 6. 7. 小椅子。 | 8. 9. 花盆架。 |
| 10. 11. 茶几。 | 12. 由外入的門。 | 13. 去樓上的門。 |
| 右牆上有窗。 | 左牆上亦有窗。 | 中牆上掛字畫。 |
| 花盆架上置盆花。 | 寫字台上置文具及電話。 | |

圖 丙



第四幕： 郝翊生北平寓所的客廳。

- | | | |
|------------|------------|-----------|
| 1. 寫字台。 | 2. 沙發。 | 3. 書架。 |
| 4. 5. 大椅子。 | 6. 茶几。 | 7. 8. 小椅。 |
| 9. 入內房的門。 | 10. 由外入的門。 | |
| 中牆偏右有窗。 | | |

自誤

張道藩

人物：馮誠之（年約三十歲的一個公務員）

沈秀娟（誠之的妻子年約廿四歲）

沈夫人（秀娟的母親年約五十歲）

鄭翊生（年約廿六七歲的青年）

張素貞（翊生的妻子年紀大約比他的丈夫大四

五歲）

鄭志遠（誠之的好朋友約三十五六歲）

高謙（律師）

看護婦（年約廿歲上下）

蘭芬（婢女年約十六七歲）

老陳（男僕）

時代 大中華民國廿三年

地點 在中國的南京，上海，北平各地。

佈景 逐幕另有說明。

第一幕

佈景：上海普愛醫院裏的一間養病室，佈置如附圖甲

，時間：在晚間十點鐘左右，開幕時秀娟臥在

床上看書，外邊有人敲門。

秀娟 請進來！

看護 我怕您已經睡覺啦。

秀娟 沒有，沒有。要這樣早就睡覺。夜裏更睡不着啦。

看護 您看甚麼書呀？

秀娟 我看很有趣，很美麗，百讀不厭的書。

看護 甚麼書這樣有趣呀？可以給我看看嗎？（走到秀娟

面前去看）啊！金瓶梅！噫！您害着病爲什麼還要

看這種書呀。晚上看得興奮囉。自然睡不着覺的。

還難怪安睡藥沒有用嗎？等王醫生知道又要怪我不

勸您啦。

秀娟 請您不用告訴他罷。我本來是隨便慣了的。自從到了醫院以後。一天到晚關在這兒。像坐監牢似的。真把人悶死啦。再運書也不准看，教我怎麼辦呢？

看謹

快別發愁吧。安慰您的東西來啦！

秀娟 甚麼東西？

看謹 飛機快信！

秀娟 誰寄來的？

看謹 您想，除了您的馮先生還有誰呢？

秀娟 趕快拿來給我。

看謹 (將信給秀娟) 請您下來看信，等我給您收拾收拾

床好不好？

秀娟 好。(下床，拆信，看信，看謹去理床。看完了信

，將信往桌一擺。) 哼！

看謹 有甚麼好消息嗎？

秀娟 唔！他越說他規矩，越說他愛我，我越不相信。一

個男人離開了妻子，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不過騙

騙人罷啦。

看謹

噯呀！馮太太，你還不放心馮先生嗎？我看馮先生對您真算不錯啦。你看，他在南京的時候。每一個

星期來上海看您一次。到了漢口去。不到三天總有一封信給您。您要怎樣用就怎樣用。要怎樣吃就怎樣吃。要怎樣穿就怎樣穿。這樣的丈夫，真是難得

。像你們這樣幸福的夫婦，真是少有呀。

秀娟

您的話，倒也不錯。他真的很愛我。我有時候也覺得自負。因為我想再沒有別的人愛他的妻子像馮先生那樣愛我的啦。不過，女人家也真奇怪。丈夫不

愛她呢，她又不高興。丈夫要太愛她呢，她又覺得不自由啦。丈夫離開她到別處去呢，她又不放心啦。我就有這種感覺。

看謹 真的嗎？您爲甚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秀娟 呀！這裏面有很大的道理呢。你還沒有結婚，所以你不會知道的。

看謹 以你不會知道的。

秀娟 有甚麼道理呢？您能告訴我嗎？

看謹 你且看看。那一個男人愛了一個女人，他不是要獨

占的？倘若他看見自己的愛人同別人敷衍敷衍，他就要吃醋。有時候真弄得人性難爲情的。在沒有同他結婚以前，他還客氣一點。要是同他結了婚，那就像賣死了給他一樣，他却對你毫不客氣啦。你想我們女人家，那裏不會遇見幾個喜歡獻殷勤的男人

呢。他們若果不是不講禮貌的話。我們總不好意思板着一付面孔對付他們吧？等到丈夫發了醋勁兒，就不能夠沒有失了自由的感覺啦。你說矛盾不矛盾？也許是這樣。不過馮太太，咱們女人們的醋勁，恐怕也不小呀！莫說別的。就拿我們當看護的人來說吧。我們的職務就是要能夠好好的服侍病人，安慰病人。但是你要對一個男的病人照料得周到一點兒。他的夫人，或者他的愛人，就會大大的不放心。你要同一個女病人的丈夫多談了幾句話。那位太太就會像防強盜似的防着你。我們吃這碗飯才不容易呢。這還不是一樣的矛盾嗎？

秀娟

看護

秀娟

（笑笑）你不能說我也是那樣吧。

我那裏是說你呢。唉！人真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動物。甚麼好事壞事，都由那一顆不可思議的心裏想出來。比方，馮先生那樣的愛我，我同他在一塊兒的時候，我總覺得他把我捆得緊緊的，教我絲毫自由都沒有，我雖然知道他是愛我，我總覺得他不應該那樣死死的愛我。但是，自從他到漢口去了以後，我總算很自由啦。我應該很高興啦。事實上却不是這樣。我成天的在

看護

這裏不放心他。我總想着他會同別的女人去要好。所以他每次來信。總是說他愛我。越說他規矩。我就越更懷疑。（稍停）說到我自已呢。自從他走了以後。我就好像失了一個監督保護的人一樣。自己也覺得害怕起來啦。真奇怪！真矛盾！（稍停）我想青年夫婦還是少離開的好。

秀娟

夫妻們能夠不離開當然是很好的。不過這那裏是人做到的呢？只要彼此能夠相信，就可以沒有猜疑啦。（稍停）馮太太，隔壁養病的那一位鄭先生，同你是向來很熟識的嗎？

看護

他在南京同我們是鄰居。這一回無意中碰在一個醫院裏來養病。他看着我成天悶坐無聊。所以常常過來同我談談。他又會說笑。所以我近來倒覺得不像以前那樣寂寞啦。

是的，他很會說笑。並且人也很好。他還很關心你的病呢。

秀娟

（驚訝）啊！你怎麼知道？他同你說了些甚麼？

沒有說甚麼。他不過常常問我。你的病要緊不要緊？溫度怎麼樣？飲食怎麼樣？甚麼時候可以出醫院？……

秀娟 你看，他這人真多事，誰要他來調查呀！

看謹 我想他不見得有甚麼壞心眼的。（看看錶）喲！不早啦，我走吧，您也得休息啦，還要甚麼東西嗎？

秀娟 不要甚麼啦。你不用走，多同我談談罷。我一個人怪無聊的！

看謹 我倒很想多陪你一下。可惜我明天早晨五點鐘就要起來。起晚了醫生又要說話的。明天晚上有工夫再來陪您。好好的睡覺罷。少看那些刺激情感的書。少想想馮先生。您就會睡得好啦，明天見吧！

秀娟 明天見！（自己懶心懶意作要去睡的樣子。鄒翊生輕輕開門入，秀娟驚訝。）你這時候還來幹甚麼？我要睡覺啦。

翊生 那個看謹婦真討厭極啦！我老早就要求來陪你的。她儘在這裏呱呱呱的不走。

秀娟 呃！我正要問你。你倒底對她說了些甚麼？

翊生 我沒有對他說甚麼？

秀娟 你沒有說！她怎麼會知道你很關心呢？

翊生 我不過問問她的病甚麼時候可以全好。甚麼時候可以出醫院。這也沒有甚麼呀。

秀娟 你倒說沒有甚麼。不知道她要去聽猜些甚麼呢。

翊生 管她的。（拿起金瓶梅來）看到那兒啦？要我念給你聽嗎？

秀娟 我不要聽啦。

翊生 那麼我念幾首詞給你聽罷。（拿起一本詞來亂翻）啊！你看這首詞夠多麼好！（念詞）

「接着，靠着，雲窗同坐。看着，笑着，同枕雙歌。聽着，數着，怕着，愁着，早四更過。四更過，情未足。情未足，月如梭。天哪！更潤一更妨甚麼？」對呀！（向秀娟）更潤一更妨甚麼？

秀娟 妨甚麼，不妨甚麼，你去問天吧？不用再念啦，我不要再聽那些擾亂我心思的東西啦。

翊生 你要聽甚麼呢？

秀娟 去找一本烈女傳來給我讀罷。

翊生 哈！哈！你怎麼忽然會想着讀烈女傳呢？

秀娟 這有甚麼好笑？

翊生 算了罷！不用去讀甚麼烈女傳囉，你且讓我學一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你看吧！

秀娟 甚麼？你要再瞎說，我就下逐客令啦！

翊生 好！好！我道歉！我不再瞎說啦。咱們幹甚麼好呢？

秀娟 你要規規矩矩的。我就讓你再談一會兒。

翊生 咱們談甚麼呢？

秀娟

唔，（猶豫狀）隨你談甚麼。比方，音樂呀，跳舞呀，電影呀，賽馬呀，跑狗呀，都可以。你要肯說笑話，那我更歡迎。但是不要談那些要我多用腦來想的事情。

翊生

哦，教我從那兒談起呢？你對這些玩意兒都很喜歡嗎？

秀娟

我甚麼都喜歡，尤其是跳舞。我只要聽了跳舞的音樂，我一身的骨頭好像就酥啦。要教我不跳舞，我會發狂的。從前我聽見人家說，有一個美國青年女子，因為得了跳舞迷。白天夜裏都要去跳舞。有一天晚上她的母親不讓她出去。把她關在家裏。她發急啦居然把她的母親殺死。跑出去同她的情人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回家去。發現母親死啦。方才記得是自己把母親殺死的。大哭之下。打電話報告了警察。自己投案去啦，我以前還不相信這段故事。到了我學會跳舞以後。我才知道跳舞的魔力真是不小，真會教人發狂呢！你也喜歡跳舞麼？

翊生

我喜歡是喜歡，可惜跳得不好，因為沒有機會常常

練習，尤其是容易得着相當的舞伴，要是到那些

無聊的跳舞場去，同那些俗不堪耐的舞女跳舞，我甯可不跳啦，我在南京的時候，常常聽見你們家裏開着跳舞的音樂片子，常常看你同馮先生的跳舞的影子，真教我羨慕極啦，有時候看見你一個人在那裏走步法，我好幾次幾乎要冒昧的跑去求你跳舞啦，有時候我苦悶得無聊，就呆呆的對着你們的書房看，見着你一個人坐在那裏出神，我很想跑去同你談談心。……

秀娟

翊生

（斜視着翊生，笑問他。）那麼你爲甚麼不來呢？我不知道爲甚麼總鼓不起勇氣去拜訪你，有好幾次我要寫信給你，寫好了終久不敢送去，又把牠燒啦。

秀娟

翊生

真的嗎？還有一次我把信都封好啦，想拋到你們晒台上去，等我拿起信來的時候，手就發抖啦。

秀娟

翊生

你有甚麼事要寫信給我呢？我……我想要求你同我做朋友，因為我過那種孤單單的生活，實在苦悶得太受不住啦！（稍停）唉！想不到我苦悶了半年沒有法子解決的事，居然

無意之中在這裏達到目的啦！

秀娟

（做出奇怪的樣子）達到甚麼目的？

翊生

達到認識你的目的。（稍停）這也許是天假之緣吧！

秀娟

（稍停）秀……（忽然又改口）馮太太您願意嗎？

秀娟

（嚴正的）願意甚麼？

翊生

（遲疑不敢說狀）您，您以後願意繼續的同我做朋友嗎？

秀娟

唔；（心裏想想）做朋友本來沒有甚麼，不過……

……你又不認識我家馮先生，現在的社會，還是不能夠了解男女結交朋友的，我們要做了朋友，人家必定要議論我們的，你爲甚麼不把你的夫人接來，偏偏要一個人過這種孤孤單單可憐的生活呢？

翊生

我還沒有訂婚，那裏會有夫人呢。

秀娟

哦！那麼趕快訂婚好囉，難道你還找不到一個合意的人兒嗎？

翊生

我是找到啦。唉！可惜偏又太遲啦，他已經有心愛的人啦！（稍停）我又是個死心眼兒。非要得一個

同她一樣美麗，一樣活潑，一樣溫柔，一樣聰明，一樣多情的女子。我不能滿意的。

秀娟

噯！那一個女人就這樣十全十美呀！（作輕視態度、

。）

翊生

在我的眼中，她的確算是十全十美呀！

秀娟

哼！南京上海這些地方的甚麼交際花，我也見得不少啦。像你所說那樣完美的女人，我敢大膽的說，

翊生

還沒有見過呢。（做出驕傲的樣子。）

秀娟

你不特見過她，而且時時刻刻同她在一起，你同她是形影不離的。

翊生

（默想着）這才怪啦！我那裏有這樣一位女朋友呢！

秀娟

他並不是你的女朋友，她就是（稍停）她就是你自己！

翊生

（心中驚喜，但外面表現着微怒之色，又帶含羞之意。）哦！請你莊重一點兒罷！這種話讓別人聽見

啦像甚麼樣子。你繞了半天圈子。反講到我自己來啦。我那裏值得你那樣的誇獎呢（稍停）你千萬不要對別人那樣的說，這會使別人對我們發生誤會的。

翊生

這是我心中的祕密，假若我這一生一世不認識你，

秀娟

我永遠不會向別人說的。

秀娟

你也太奇怪啦，你既是明明白白知道我是有夫之婦

，你爲甚麼要對我這樣……

翹生

我並不敢妄想別的，我只要求你同我做做朋友，要是你允許我，那真是我的幸福啦！

秀娟

（低頭默想約一會兒，回頭翹生說）向別人求幸福去罷，我，（不說下去，看看錶。）啊！現在時間不早啦。我疲倦極啦，讓我睡覺罷，你也應該去休息啦，回頭等別人看見你這樣更深夜靜還在我房間裏。成甚麼樣子。

翹生

別人看見，誰來看見？第三號第九號同第十號的病人都出醫院啦，你還不知道嗎？現在這一排房間，只有我們兩個病人，看護婦知道我們是不需要夜間照料的，此刻還不早睡覺嗎，誰來管我們的事？（稍停，笑笑說）就是讓你睡覺，你想你今天晚上睡得着嗎？

秀娟

（表示不耐煩的樣子）啊！去罷！睡得着睡不着那是我的事，你不用管。

翹生

（表示哀求的樣子）啊！不用趕我，讓我多親近你一會兒吧。讓我陪着你談這一夜吧，我的刀口，已經醫好，我不久就要出醫院啦。我沒有理由，再賴着住在這裏啦。

秀娟

（有些生氣了）同我談一夜？這是甚麼話！趕快去罷！你要不去，我就接鈴子叫看護婦來啦。

翹生

（惱了）你接鈴子好啦，看護婦來啦，我也不走的。

秀娟

（有點怒了）你這人才奇怪呢！你要怎樣呢？

翹生

我不要再怎樣，我只要求你准許我多親近你一會兒。（說着去吻秀娟。秀娟急了，給他一個耳光，他慌了退回來，看着秀娟，半晌才低頭說道）唉！我太冒昧啦！請你原諒罷！（說着吊淚了，用手巾拭着眼淚。低着頭，無精打彩離開秀娟走了。將走至房門時，秀娟叫他。）

秀娟

等一等！（翹生回轉頭來看着秀娟不說話。）你回來！（翹生回到秀娟面前，秀娟拉住他的手說。）對不起！（自己拿手巾替翹生去拭淚，翹生就便吻她的手，秀娟默然好久才說。）你一定以爲我太狠心啦？（翹生搖頭。）你爲甚麼要對我這樣呢？（翹生不語。）我已經是有夫之婦，就是你真愛我，我也不能愛你的。（翹生仍不語。）你趕快另外去找一個合意的人兒結了婚，你自然會有幸福的，到那時候你也不會再胡思亂想啦。

翹生

（慢慢的）合意的人兒，再想找一個像你這樣合意的

人兒，是決不可能的，老實告訴你罷，你已經使我夢魂顛倒很久啦，我到醫院來，不是真的害甚麼病，實在是爲了追求你，我拿小刀在我的腿上砍了一刀。（秀娟聽了驚訝。）借着醫刀傷爲名，到醫院來的，好容易才找到這個機會認識你。（稍停）你或者以爲這未免太傻啦，但是你怎樣知道，自從你離開南京以後，我聽不見你的歌聲，看不見你的形影，我想念你幾乎要發狂啦。

秀娟

（大爲感動）啊你真是太傻啦！萬一這樣成了殘疾怎麼辦呢？你假若始終沒有機會認識我，這樣不是白白的吃苦嗎？假若因此受了性命的危險，豈不是更不值得嗎？

翊生

你知道，一個人爲了愛情，吃甚麼苦都情願的，就是牲了犧牲命都不在乎的。

秀娟

唉！我自問我從來沒有注意過你，就是有時在路上遇着你，或是在晒台上看見你，也從來沒有對你有甚麼表示，你怎麼會這樣對我用情呢？我真不懂啦。

翊生

不特你不懂，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你沒有注意我，我却注意了你了。你不看我，我却常常偷看你。你

不認識我，我却愛了你。

秀娟

世界上真真的有單相思嗎？你說你愛我。我要不愛你，你又怎麼樣呢？

翊生

你不愛我，那只好算咱們沒有緣分罷囉，我能夠怎麼樣呢？比方，我愛一朵美麗的花。牠雖然不愛我，不懂得愛我。我仍然是愛牠。我也不會把牠怎麼樣的。

秀娟

唔，你老老實實說你從甚麼時候起，才對我有意思的？

翊生

那真是很久啦！你還記得你六月裏頭失落過一塊小手巾嗎？（秀娟作默思狀，點頭答之。）是這一塊嗎？（由懷中取出花手巾一塊示秀娟。秀娟取出細看）

秀娟

這手巾你在那兒得着的？

翊生

這是由你們晒台上落下來。我在後面樓上看見啦。跑下樓去。四面看看沒有人，我就像做小偷偷的拾藏起來啦。三個多月以來，牠（指着手巾。）沒有一夜不是在我枕頭底下陪着我睡覺的。這裏還有你一張像片。（拿像片給秀娟看）是你五月五日的下午站在晒台上的時候。我從我的窗子裏偷着照下來的。你看，我爲了愛你。竟做了這些盜賊行爲的事。

（稍停）你的丈夫是一個何等漂亮可愛的人。我起初還想請人介紹同他做朋友。到我對你的愛慕一天深似一天以後。我一看見他的形影，一聽見他的聲音，就不由得生氣。因為我妒忌他太享盡人間的幸福啦。尤其當你們攜手同遊的時候。叫人家看着他那種有了美貌的妻子很驕傲的樣子。更使我由妒忌他以至於痛恨他啦。我於是下了決心，非將你由他手裏搶過來不可。最低限度也要做到使他不能單獨的霸占你這樣一個天生的美人。啊！這些都是何等沒有理智的思想和行爲。當我明白的時候，我也十分的痛恨我自己，但是一想到你的時候，我的神智就昏迷啦！

秀娟

你既知道這都是些無理智的思想和行爲，你就應該拿理智克服你自己呀。

翊生

啊！理智！愛情是能夠以理智克服的嗎？我爲了要忘記你，也未嘗沒有做過克服的工夫，七月裏我曾經到上海來住過兩個星期。白天昏昏沉沉的消磨在電影場裏，夜裏糊糊塗塗的到各個跳舞場去同舞女們鬼混，希望可以移轉我對你的愛情，最初我還能同她們鬼混鬼混，到了後來，我一見她們那種俗氣的

秀娟

樣子我就不得得的生氣。沒有法子只好又溜回南京去啦。因爲過了兩個星期跳舞狂飲的浪漫生活，使我身體感受極端的疲勞，回到南京就病倒啦，呻吟床褥的時候，沒有一刻不看着這張照片流淚！最後我狠了心，把甚麼道德，名譽，事業，以至於生命，一切都丟開不顧啦！鼓起勇氣，鑽頭覓縫的找追求你的機會，恰巧你不久就到醫院來啦，所以我毀壞我的身體都不在乎，才借口到醫院裏來養病啦。（稍停）我已經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將我所作，所爲，毫不掩飾的，向你報告啦。我也好像一個罪犯似的，真實實的，將我的罪狀供出啦。現在只等着你這裁判官裁判罷！（秀娟聽到此已落淚了）

翊生

（自己對自己說）啊！不用說啦。（稍停）一個女人就這樣的罪惡嗎？她無緣無故的就會害人嗎？假若真這樣的害了人，她應該負責任嗎？（轉對翊生）你還愛她幹甚麼？你片面的愛她，已經使你吃了不少的苦，要是她再愛了你，恐怕你將來更要苦不堪言呢！啊！只要她愛我，吃甚麼苦，我都不管的。就是她要我犧牲性命都可以的。……（秀娟以手掩其口，不願他往下說。）

秀娟 不用這樣講。你知道你要愛我，你真會吃苦的！你將來不後悔嗎？

翊生 不管怎樣，我決不後悔！（秀娟注視着翊生。翊生吻着秀娟的手，倒在秀娟的懷裏去，秀娟以手摸着翊生的頭。作者有所思的樣子。）

幕下

第二幕

佈景：馮誠之家裏的起居室，同時也做書房和客廳，佈置如附圖乙，傢俱用器都很新穎整潔。時間大約在早晨八點鐘左右，閉幕時沈夫人正坐在一張沙發椅上做針線。

誠之 岳母，您好嗎？

沈夫人（驚訝）怎麼？你回來啦？爲甚麼不先寫一個信來呢？

誠之（傾心傾意的。）我前天臨時決定要去看秀娟，請准了假，就直接到上海去，所以沒有工夫寫信，昨天在上海停留了一天，昨天夜車就回南京來啦。

沈夫人 秀娟的病到底怎麼樣？我有好久沒有接得她的信啦。

誠之 她的病老早已經好啦。

沈夫人 那麼她爲甚麼不同你回來呢？

誠之 我在上海沒有看見她。

沈夫人 怎麼？她不在醫院裏嗎？

誠之 不在。

沈夫人（驚訝）那麼，她到那裏去了呢？這才奇怪啦！

她到那裏去，我也不知道。我在渡口接到吳施仁的信，他說有事情到上海去，曾經到普愛醫院去看秀娟，醫生說她早已出醫院啦。過了兩天，我接得秀娟的信，又說仍然在醫院裏，而且說病快好啦。不久就可以出醫院啦，我心裏就有些懷疑，我打了電報去問王醫生，王醫生回了一封航空快信，說她上月底就出了醫院啦。我更覺得奇怪。到了第二天郵政局把我寄給秀娟的幾封信也退回啦。更弄得我真莫名其妙，因此我請了假到上海去看看到底怎麼一回事。到了醫院問醫生同看護婦，他們都只說她上月底就出了院醫啦。其餘的事都合含糊糊的不肯說，我看那種情形也就不好十分的追問。（稍停）我沒有法子，只好到上海的親戚朋友家去找，一點音信也沒有，我又到上海好些個醫院裏去打聽，也是毫無

蹤跡，我只好回南京來啦。（喪氣的）

沈夫人（驚訝的）這真奇怪！這孩子，她跑到那裏去了呢？她不會到杭州你的姨媽家去吧！

誠之 我想不會的，……無論她到那裏去，她應該有信給

岳母，或者給我。她這一次的行動，實在使我有點懷疑，因為這太不像她平素的行動啦。唉！岳母，

我恐怕有甚麼不幸的事件發生了吧？

沈夫人（着急）你這話怎麼講？

誠之 我恐怕她……

沈夫人 你恐怕她怎樣？

誠之 我恐怕她受別人家的引誘啦！

沈夫人 你那能這樣想！她又不是個小孩子，就那樣容易受人家引誘的嗎？她也決不是那種下賤的人，難道會跟人跑了嗎？快別這樣想！我們應該趕快想法

子去找她。倘若她是遇了甚麼危險，或者是被匪人綁去啦，怎麼辦呢？

誠之

岳母，我想不會的。誰都知道我們不是有錢人。土匪向來只選有錢的人綁。那裏會綁她呢？況且她住在醫院裏，土匪要綁她也綁不去呀。說遇危險吧，甚麼危險呢？就是給汽車，火車，壓傷，壓死；報

上也會登載的。……（話未說完，忽然秀娟提着小箱進來。誠之與沈母相視無言。）

秀娟（一面開門入，一面對下人說話。老陳，幫着車夫把箱子擡上樓去。（外面應聲「好，好」）秀娟回頭

見其母，未見誠之，走至母親前面去。）媽，您好麼？（其母面色嚴重，以目示意，看房中另一角，秀娟回頭見誠之。）啊！誠之！你回來啦？什麼時候回來的？（秀娟很親切的跑到誠之前面去。）

誠之（很冷淡的。）我今天早晨回來的。

秀娟 你調回南京來工作了嗎？

誠之 沒有，我請了假回來看看你的。

秀娟 啊！誠之，你真太可愛啦。（親近誠之。）

誠之（有點不高興的樣子，推開秀娟。）媽，我有點頭痛，請你讓我休息一下罷。（秀娟見情形不對，看着她的母親，欲有所問，而不便問。）

秀娟 好，我讓你休息。媽，我們樓上去坐，讓他休息一下罷。

誠之 秀娟，你不用去。請媽上樓去坐一會兒。我有話同你講。

沈夫人 好，我上樓去。你們有甚麼話，好好的講？（秀

娟聽此話，漸漸生疑起來了。）

誠之 秀娟，你的病好得怎麼樣啦，出醫院的時候，醫生同你說還要吃什麼藥嗎？

秀娟 我覺得身體已經很好啦。醫生說，暫時不必吃甚麼藥。且在家靜養三兩個星期看一看。要是以後夜裏不再發熱，能夠睡得着覺，就容易好。

誠之 你甚麼時候出醫院的？

秀娟 昨天晚上出了醫院，就坐夜車回來的。

誠之 這奇怪啦！我昨天夜裏偶爾想着。也許我們會在車上遇見的。所以我向每一輛臥車的茶房都問過。怎樣不見你呢？你住的是第幾號舖位呀？

秀娟 （有點慌了。）我住一〇二號舖位，我一上車就關門睡啦。……你爲甚麼也從上海來呢？

誠之 我由漢口乘輪船直接到上海去看你。所以我也由上海來！（秀娟聽了一驚。）你說你昨天晚間纔離開醫院就乘夜車回南京的。爲甚麼我昨天早晨到醫院去看你。醫生說你上個月底就出了醫院呢？

秀娟 你是到普愛醫院去的嗎？（誠之點頭示意。）那你自然找不着我啦。我從上個月底就搬到西大路療養院去住啦。

誠之 （似乎相信的樣子。）唉！你看你多麼懶！你要是早寫一封信告我。我昨天一直到西大路療養院去看你。我們昨天晚上一同回南京來。豈不很好嗎？

秀娟 唉！真可惜！

誠之 你在西大路療養院住第幾號病房呢？

秀娟 （遲疑的。）我住……第九號。

誠之 呃！這又奇怪啦！那裏有兩個第九號嗎？

秀娟 （慌了，裝着不耐煩的樣子。）我不知道那裏有幾個

誠之 第九號，我只知道我住的是第九號。

誠之 怎麼？問問你，你就不耐煩嗎？唉！你這回病了以後，連性情都變啦。（稍停）你在療養院遇見王志元的夫人同她的兩個小孩子嗎？他們不是也住在療養院的第九號嗎？

秀娟 （又慌，又急，又怕。）哦！不要再問我啦！爲甚麼你一回來就像審問犯人似的審問我呢！（哭起來了。）

誠之 （氣了。）呃！哭甚麼！問問你就不行嗎？你有話只管說呀！回答我問你的話呀！鬧甚麼！哼！你以爲我在漢口甚麼都不會知道的。俗話說得好：『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甚麼事瞞得住人的！你出

了普愛醫院以後這一月到那裏去的？幹甚麼去的？說！（秀娟哭而不答。）說！（極怒。）你不要以為我的性子總是好的。我發了脾氣是不認得人的。說！（秀娟仍不說。誠之氣極了。跑去拉住秀娟作欲打之勢。）說呀！

秀娟（有點真害怕了，遲疑了一會兒。）我到青島，濟南，去遊歷去的。

誠之 同誰去的？

秀娟 既是甚麼事都瞞不了你，你應該知道啦，何必再問呢！

誠之（大怒的。）說！說！我要你自己說出來。

秀娟（也生氣了。）同一個男人去的，你會怎樣！

誠之（仍大怒的。）哦！我會怎樣！你且看我會怎樣！

（稍停）那個男人是誰？

秀娟 你不用知道他是誰！

誠之（作欲打秀娟之勢。）我爲甚麼不用知道？我一定要知道！你要明白，我是你的丈夫！

秀娟 我一定不說！你要怎樣就怎樣！

誠之（自己抱着頭。很苦痛的坐於椅上。）唉！你爲甚麼一下就變得這樣？你怎樣會做出這種事來呢？啊！

秀娟（默然流淚。少時，看不過誠之之苦痛。感動了。）

啊！誠之，我情願你打死我。我不願意看見你受苦痛。（自語的。）我變啦，是的，我變啦，我真的變啦！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爲甚麼會變到這樣啦。誠之，我太壞啦！我太下賤啦！你現在一定不愛我啦！我也值得你再愛啦。

誠之 我要知道那個男子是誰？

秀娟 啊！誠之，不用生氣吧。事情已經弄到這樣。生氣有甚麼用呢？你也不要追問我他是誰。我現在能告

給你的，就是……我已經同他發生了對不起你的關係啦。我若果要欺騙你，我就不告訴你。你也把我沒有辦法。不過這是個人良心問題，我不應瞞着你的，我現在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啦。你要肯原諒我呢，請你允許我同你離婚。讓我去吧。你要不原諒呢，隨你怎麼辦好囉。

誠之 甚麼？離婚？你真是發狂了嗎？

秀娟 不離婚又怎麼辦呢？

誠之 你真愛他嗎？

秀娟 現在不是我愛他不愛他的問題。總之我既已經同他發生了關係，只好將錯就錯啦。（稍停）誠之，允許

我離婚罷。

誠之

(默然)秀娟！你真要離婚嗎？(秀娟點頭示意，誠之忽轉態度。)(你就不愛我了嗎？那個混蛋是個甚麼東西！你居然就肯拋棄我去愛他嗎？)

秀娟

哦！誠之！我不是不愛你，請你不要這樣想。我實在是太……我現在是不能你再愛的啦。……我……

……哭了。)

誠之

(沉默一會兒，)秀娟，你要是肯改悔，我一切都可以寬恕你的，我們還可以同從前一樣，你知道我是怎樣的愛你，我以往犧牲了一切都是為你，你想我離了你怎樣的生活，你就忍心離開我嗎？

秀娟

(哭着，)哦！誠之，不用說啦。我現在萬分的痛恨我自己，因為我知道你愛我，所以越更覺得我這回的事是太不應該，我實在是慚愧得沒有地方躲啦。

你若果不允許同我離婚，還要我同你仍然在一塊，會使我天天慚愧，天天苦痛。那我寧可自殺啦！誠之，你若果還念着我們往日稍有些微的情義的話，請你放我一條生路，允許我離婚吧。

誠之

(又生氣了。)(你離了婚幹甚麼去？)我離了婚，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我決不再住在南

京，使人笑話我，使你也難堪。

誠之

(大怒)很遠的去？同他去！是嗎？

秀娟

我不同他去又怎麼辦呢！我看你簡直發瘋啦！(叫僕人)老陳！老陳！

老陳

先生，甚麼事？

誠之

請老太太來！

老陳

是。(誠之及秀娟默然片刻，沈夫人上)岳母，您請坐，(稍停)我們剛纔還在那裏猜想秀娟怕被土匪綁去啦。原來她這一個多月是同一個男人到青島濟南去遊歷的。她說她已經同那個人發生了對不起我的關係，非要求我允許她離婚不可。(稍停)我現在只求她以後改悔，我一切都原諒她，她還不覺悟，我看她簡直是發狂啦！請您來勸勸她罷！(說畢下。)

沈夫人

(驚訝而且生氣。)(秀娟！剛才誠之說的話是真的嗎？)

秀娟

(低頭落淚。)(是真的！)

沈夫人

啊！你做了這樣的事，居然還有臉回來見我！唉！我一生一世並沒有作甚麼惡，怎麼會有你這樣現世報的女兒呢！(說完也哭了。)

秀娟 媽，請您寬恕我罷。我本來不敢再回來見你們的，不過我想這也不是一個了局，所以厚着脸回來同誠之商量一個辦法。

沈夫人 唉，你怎麼忽然會變到這樣呢？你自己想想，藉了婚的女子，像你這樣有幸福的有幾個？你那一樣還不满意？你爲甚麼還會做出這種的事情來？像誠之那樣愛你的人，難道你還找得着第二個嗎？你怎麼這樣的糊塗，居然不顧一切的做出這種事來呢？（稍停）那個人是誰？

秀娟 （遲疑）會兒，就是後面十三號住的鄒翊生，誠之剛才再三的問我，我不敢告訴他，要是他知道啦，他一定會同鄒翊生拚命的，這豈不又要引出不幸的事來嗎？請媽不用告訴他能。

沈夫人 就是後邊住的那個滑頭滑腦鬼眉鬼眼常常偷看你的小子嗎？

秀娟 是的。

沈夫人 唉，你看你怎麼這樣的糊塗！那姓鄒的拿甚麼比得上誠之，你怎麼會……？

秀娟 （不待其母再說，）媽呀！不用再質問我啦。我已經夠痛苦啦。我一連幾夜不曾睡得好，我連說話的力

氣都沒有啦。（稍停）我怎麼會愛他，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不能把理由告訴您。（稍停）就是告訴您，您也不懂的。

沈夫人 我這種老腐敗，自然不能懂得你的。我且問你，姓鄒的真實愛你嗎？你相信他永久的愛你嗎？

秀娟 那也很難說，在這件事情沒有發生以前，我那裏夢想得到我同誠之的愛情會發生變化呢！他會永久愛我不會，我又怎麼知道呢？不過，他爲了愛我，毀壞了他的身體都不在乎，他爲了愛我，曾經服毒自殺，險些兒沒有死啦。這一次他無論如何非要我允許嫁他不可，我要不允許嫁他，他就要自殺，唉！我怎樣能夠因此害了他的性命呢。

沈夫人 你要離婚，要是誠之也要自殺，你又怎麼辦？你不是同樣要害一個人的性命嗎？

秀娟 媽！請您不要這樣講，我害怕極啦！請您幫助我勸誠之，安慰誠之。他，他無論如何不能爲我犧牲的。總之，我自作孽自受，就讓我一個人受罷。

沈夫人 你既是知道自己作了孽，就應該改悔，誠之既說過只要你改悔，他一切都可以寬恕你，爲甚麼你還感覺悟呢？

秀娟

現在就是要改悔也來不及啦。誠之越寬大，我心裏越難受，他很愛我，我負了他，我現在實在沒有臉再要他愛我啦！況且有了這一次的事，不管他怎樣能原諒我也不能忘記這件事的。您知道，我是個好強的人，倘若他以後冷言冷語的對付我，那我是受不了的，將來也必定有鬧翻的一天。到不如現在一刀兩斷，一了百了的好。（稍停）我現在只希望他恨我，他就是要殺我，只要減少他的苦痛，我卻無怨言的，（哭了懇求其母，）媽，請您去勸勸誠之允許我離婚，讓我去吧，我去了他不久會忘記我的，過些時候，他也會去愛別人的。哦！（又大哭了。）

沈夫人

（嚴厲的）秀娟！我看你真是發昏啦！你要是同誠之離了婚，我以後是不能再認你是我的女兒的。

秀娟

媽呀！不必這樣說罷！

沈夫人

（到門口去叫誠之）誠之！（誠之入客廳，秀娟母女不作一語，半晌，沈夫人對誠之傷心的說）誠之，

我不管怎樣的勸她，她還是不覺悟。我也不能爲力啦。還是你自己去同她說吧。（沈母下）

誠之

（見秀娟很痛苦的样子。）秀娟，你爲甚麼這樣執迷不悟呢？

秀娟

（忽改愁臉假作笑容，意在激怒誠之。）我沒有甚麼執迷不悟，事情既已到了這樣地步，還是請你允許我離婚的好。

誠之

你做了這樣的事，我都能容忍，我只要求你以後改悔，你都不肯回心轉意，你也實在太過分啦，且不用說別的，你就不替我想，我以後怎樣做人嗎？誠之，我要求你准我離婚，正是替你作想，正是爲你的將來。

誠之

（生氣，）爲我的將來？你不如說爲那個混蛋的將來！

秀娟

（也有點生氣，但假笑的。）你要那樣說也可以。

秀娟

（怒極了，欲打秀娟，）呀！我從來沒有想到你會這樣無廉恥的！

秀娟

你打！你打！你打死我都可以，但是不必這樣侮辱我！打呀！你爲甚麼又不打呢？哦！（自己抱頭而哭了。）

誠之

（氣極了，不用鬧！（秀娟停哭，擡頭看着誠之，）簡單的答復我。

秀娟

答復你甚麼？

誠之

你，你是不愛我了嗎？

秀娟（先不語，以後做出極勉強，欲哭的樣子。）我，我，我不能說不愛你，但是現在的事實逼着我不能該再愛你啦。

誠之 你是不是相信他永久愛你？

秀娟 那是以後的事，我現在不願意去想牠。

誠之 你爲甚麼這樣堅決的非同我離婚去嫁他不可呢？

秀娟 因爲我如果不嫁他，他就要自殺。

誠之 啊，原來是這樣，你要是怕人自殺，那很簡單，若是我要求自殺，你就不要求同我離婚嗎？

秀娟（忽然跑去抱着誠之，很親切的。）哦！不！不！你不能自殺的！哦，誠之，請你不要多加我的罪惡吧，你還有你光明的前途，和偉大的事業，你千萬不要爲了我，……爲了我這樣一個女子犧牲啦！

誠之（推開秀娟。）你放心罷！我決不利用女子的弱點，拿那種卑鄙的手段來要挾你的！（稍停）你現在一定要離婚，將來却不要後悔！

秀娟（遲疑的）我，……我，……我決不後悔！

誠之 好！那我就允許你好啦！（忽然苦笑）啊！離婚！離婚！（冷笑）哈！哈！

秀娟 哦！誠之！（誠之仍向着她苦笑。）

第三幕

佈景：與第二幕相同，時間在秀娟回家後的第二天。

誠之（取電話在手，對話機說話。）好囉！是高謙，高律師公館嗎？這兒是獨公館，請高律師聽電話，……

呢！高先生，是的，我是誠之，昨天晚上我們談的那一件事，現在還是只有那樣辦，請你馬上就到我這兒來罷，……唔！你說的話倒是不錯，不過現在已經是沒有法子挽回的囉！……是的，請你就來罷。

秀娟（入廳，態度很不自然。）誠之，……

誠之 哦！秀娟，我正要請你下來呢。唉！我們的愛情是這樣的結束，這真是想不到的，你從前不是常說就是海枯石爛我們的愛情也不會變的嗎？我教你不可以把話說得太滿啦，你還說我不相信你，現在怎麼樣呢？（秀娟欲說話，誠之止住她。）好，算了罷！唉！我們這就快要分手啦，這雖然不是我願意的。但是你一定要這樣做，我也沒有辦法。我既是愛你，我決不肯強逼着你做你不願意做而且使你心裏痛。

苦的事，所以我情願犧牲一切成全你，我希望你以後很快樂，很有幸福，我也希望他是真真值得你愛的。

秀娟 誠之，……你原諒我嗎？

誠之 唉！不用再說這些話罷！這那裏說得到甚麼原諒不原諒呢。（稍停）呃！姓鄒的爲甚麼還沒有來呢？律師馬上就要到啦。

秀娟 誠之，你一定要我教他來嗎？

誠之 你知道我是向來不說廢話的。

秀娟 你爲甚麼一定要他來？

誠之 他來了你自然就知道。

秀娟 這未免太稀奇一點！

誠之 這沒有甚麼稀奇！趕快去叫他來，我決不教他難堪，我也決不願意同他拚命的，請你放心罷。（秀娟欲有所言，誠之止之。）好，不用再多說啦。快去叫他來罷。（秀娟下，誠之苦笑。）

沈夫人 （入應）誠之，離婚的事，我看還是慢慢的好。我想秀娟總會覺悟過來的。

誠之 岳母，您還這樣想嗎？我看是沒有辦法的啦，她既是要這樣辦，就這樣辦吧，多耽擱一天，大家就多

苦惱一天，這種罪我實在太受不住啦！

沈夫人 誠之，多忍耐幾天吧，等我慢慢的再勸她一下。我想她不會不覺悟的。

誠之 假若她心裏總是忘不了姓鄒的，就是覺悟了又怎麼樣呢？

沈夫人 我看還是不要忙的好。

誠之 但是她逼得那樣厲害，叫我怎麼辦呢？

秀娟 （帶翹生入，介紹給沈母及誠之。）這是我的母親，這是誠之，這就是翹生。

誠之 啊！這，這位就是鄒先生！（注視翹生一會兒）哦！哈！哈！哈！（苦悶極了的狂笑，沈母見了心裏很難受，秀娟很苦惱的看者。）

翹生 這算怎麼一回事？（很生氣的樣子，被秀娟止住。）這不算怎麼一回事！唉！鄒先生，對不起！你一定

以爲我是很沒有禮貌的笑你，不對，不對，我是笑我自己，我笑可笑的人生，我笑這可笑的世界，我實在太忍不住啦！哈！哈！（忽然停笑，）唉！想不到我們做了一年多的鄰居，今天是爲了這樣一件特別的事來認識，請坐請坐。

翹生 不用客氣！

誠之

對啦！我們大家不用客氣也好，我今天勞你的駕，正有兩句不客氣的話要請教，我希望你不要客氣的答復我。（稍停）你愛我的老婆，是嗎？

翊生

這……這……這件事，真對不住……

誠之

呃！我們不是說過不用客氣嗎？（稍停）你要求她同你結婚是嗎？

翊生

事情已經弄到這樣，這是自然的結束。

誠之

不錯！很自然！很自然！天下事恐怕沒有再比這個更自然的啦。（稍停）聽說秀娟不允許嫁你，你就要自殺，有這事嗎？

翊生

那是過去的事。

誠之

你對結婚的事，不會欺騙她吧？

翊生

我想她能相信我的！

誠之

秀娟，他說你能相信他的，是嗎？

秀娟

我……能……

誠之

（對秀娟，）哦！你真能，呃？（對翊生，）你真愛她嗎？（指秀娟問翊生。）

翊生

那我能自信的。

誠之

好極啦！好極啦！我很願意聽見你這樣勇敢而且確切的答復，既然是這樣，我就犧牲一切成全你們，

但是我現在要向係有一個聲明。

翊生

甚麼聲明？

誠之

你假若不好好的愛她，或者半途拋棄了她，那我就會對不起你！

翊生

假若是那樣，隨你要怎麼辦都可以！

誠之

很好，很好！（對沈母及秀娟）岳母，他是見證人呀，秀娟你也得永久的記着。（對翊生，）你却不好忘記你的話。

沈夫人

（盛氣的）秀娟！你能相信這小子的話嗎？

秀娟

媽！

沈夫人

（指翊生）像你這樣引誘良家婦女，破壞別人家庭的壞蛋！居然還有臉在這裏說硬話！秀娟，你要嫁了這個小子，我從此以後，不認你是我的女兒啦！

秀娟

媽，不用這樣說罷，誠之還成全我，難道您反要同我為難嗎？

沈夫人

同你為難？你要不是一個已經出嫁的女兒，我今天就把你打死！決不讓你丟這個臉！

秀娟

啊！……（哭了。）

翊生

還有甚麼事嗎？

誠之

沒有許多事啦，請你再等一會兒，高律師馬上就到

，我同秀娟今天就辦離婚手續，辦完啦請你立刻就
把她帶走，以後的責任要歸你負啦。

秀娟 誠之！……

誠之 怎麼的？這話沒有說錯吧？

老陳（進來報告）先生，高律師來啦。

誠之 請進來。

（老陳下，律師入客廳）

律師 對不起，來遲了一點兒。

誠之 正好，正好，高先生讓我來介紹大家認識認識，這
是家岳母，這是……內人，呃，我這種稱呼，大概

幾分鐘以後就不發生效力啦。（冷笑）啊！這一位是
鄭翊生先生，他就是我老婆的愛人，今天我們辦離
婚手續，他算是躬逢其盛啦。

律師 哦！哦！唔！唔！（看着鄭出神。）你們這種辦法到

……到有點奇怪！

誠之 現在世道日非，無奇不有，我想這也不算甚麼奇事
吧。

律師 不，很……很少。

誠之 請你把離婚證書拿出來罷。

律師 好，好。（由公事夾夾裏取出預備好的離婚書。）這

是照着你昨天晚上告給我的意思寫的，不知道合用
不合用，要不要我念了大家聽聽？

誠之 很好，很好！

律師（念離婚書。）「馮誠之今允許娶沈秀娟的要求。

願自簽字之日起。與沈秀娟無條件脫離夫妻關係。
恐口無憑。特立此字為據。馮誠之，沈秀娟簽名，
證明律師高謙簽名。收執人沈秀娟。」「沈秀娟今
得本夫馮誠之的允許。自簽字之日起，無條件脫離
夫妻關係。恐口無憑，特立此字為據。沈秀娟，馮
誠之簽名。證明律師高謙簽名。收執人馮誠之。」
是這樣寫嗎？

誠之 不錯，就是這樣。秀娟，你看這樣寫好不好？

秀娟 爲甚麼要這樣寫？

誠之 你說應該怎樣寫？難道你還要把事實的經過，理由

，都寫了出來，留給兒子兒孫做紀念嗎？

秀娟 ……………（注視誠之，不知道說甚麼好。）

誠之 那麼我們就簽字吧。（誠之即去簽字，秀娟，現在

到你簽字啦。

秀娟（看着誠之，誠之低頭下去，看着沈母，沈母咬着
牙，睜着兩眼看着她，轉着看翊生，翊生回看着她

，誠之轉眼看着翊生，秀娟看着律師，慢慢的走到書桌邊去，拿起筆來，手只是打抖，寫不下去，同時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忽然將筆擱下，大聲嘆道：「哦！我不能簽這個字！你們爲甚麼要我簽一張離婚證書？」

律師
這……

秀娟 爲甚麼離婚一定要簽一張憑據？

誠之 不簽憑據拿甚麼證明我們離了婚呢？

秀娟 爲甚麼一定要證明？

誠之 若果不證明我們已經離了婚，以後你們一個馬太太

一個鄭先生實行同居起來，人家若果只說我沒有用甘心戴綠帽子，倒也能說，要是有人說我提倡公妻制度，那豈不要教我賤了老婆又犯法嗎？

秀娟 你要登報宣佈我們離婚的事嗎？

誠之 假若你不願意，我可以不登報宣佈。

秀娟 （忽然悲哀了，）啊！誠之，這是不是說我們以後永久不能再相見，永久不能見面？

誠之 呃，這是你願意的呀！

秀娟 啊！（哭了）

翊生 秀娟，還是簽的好。

秀娟 （對律師）還是簽的好？

律師 （點頭）……

秀娟 媽！還是簽的好？

沈夫人 （以巾拭淚不同答。）

秀娟 （過去拿起筆，正要簽字。）

沈夫人 （嚴厲的，）秀娟！

秀娟 （聞母聲，筆落桌上，呆呆看着一向兒，俯在桌上

哭了。）

誠之 岳母，就讓她簽吧。

沈夫人 （只吊淚不語。）

誠之 （去勸秀娟，）秀娟，你要同我離婚，就得簽字。你

不簽字，就得同他斷絕關係。這是你自己最後選擇的機會！

翊生 秀娟，（哀求的樣子，）不要忘記你對我說的話。

誠之 （嚴厲的對翊生，）讓她自由的決定！

秀娟 （執着筆，發抖的慢慢的簽了字，俯在桌上哭了，大家都落淚了。）啊！……

（律師扶她離桌子到沙發上去。）

律師 （見着這種情況，綳着雙眉，只是搖頭，自己也去簽字。）唉呀！這真是辦理離婚案件的新經驗！

簽了字）好，（對誠之這一張是你收執的。這一張得交給你的（改口）得交給她的。

誠之

（對秀娟）這一張請你收着罷，（大家冷靜幾秒鐘，誠之拿着離婚書出神，忽然狂笑。）哈！哈！哈！秀娟，你現在自由啦，我對你沒有甚麼責任啦。

（對鄭翹生，）你現在可以帶她走啦。

秀娟

啊！誠之，……

誠之

你現在不好再叫我「誠之」吧！也許他會不高興呢！你還要甚麼？你的一切東西嗎？我一會兒就叫老陳完全送給你，我決不留一點的。

秀娟

何苦這樣使我難堪呢。我們高高興興的分別，不好嗎？使你難堪？我呢？（冷笑）好！高高興興的分別吧。恭喜你高興去吧！快活去吧！

秀娟

媽！……

沈夫人

我現在不是誰的媽啦！

秀娟

啊！（又哭了，翹生扶着她）

律師

馮先生，我告辭啦。想開點罷。再見！

誠之

費心得很。（握手）再見！再見！（送律師至門口回來，極苦痛的樣子。）

沈夫人

誠之，這實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也不知道怎麼

勸你好。你還得保重你自己。

誠之

岳母，我沒有甚麼，請您也不必傷心吧。

沈夫人

現在沒有別的法子，你最好放開一點罷。

誠之

是的，只有這樣。我以後只要有甚麼方法快快的忘記秀娟就好啦。（立起來走到岳母前。）岳母，這兩年以來您住在這裏，一切都承您厚愛，我幾乎已經忘却了我是一個沒有母親的人啦。唉！從此以後，我不單是丟了秀娟，恐怕我也不能再得您的慈愛啦。恐怕我也不能再奉養你啦。（稍停）因為我將來的生活是怎樣，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由懷中取出銀行摺子一本）我這兩年來，每月儲蓄了五十塊錢，預備作子女的教育費，現在秀娟也走啦，這錢我現在也沒有用啦，這裏還有一千二百塊錢，是憑摺子取款的，請您拿去取啦，帶回去添補添補家用，就算我報答您的一點意思罷。

沈夫人

這那能夠！我養了這種的女兒，我已經是萬分的對不住你，我那能受你這樣的大人情。

誠之

你那能這樣講，秀娟的事，那能怪您呢？假如我的姊妹不幸的是這樣，那能怪我的母親呢。現在的年青女子這樣自誤了的，正不知有多少，她們總算做

了這個時代的犧牲者罷啦，除了令人覺得可憐而外，還能怪得誰呢？這是我的一點敬意，和那些事不相干的，請您收下罷。

沈夫人 這是我千萬不能受的。

誠之 這沒有甚麼客氣的必要，請您收下吧，倘若我以後有力量，我還要隨時孝敬的人，我決不因爲秀娟同我離了婚，對你的感情也疏淡的。

沈夫人 唉！誠之，你真是太難得啦！

幕下

第四幕

佈景：鄒翊生北平的寓所，佈置如附屬丙，傢具用器

相當的美觀，但遠不如誠之家客廳的考究，時

間在秀娟與誠之離婚三個月以後，開幕時秀娟

正在閱報。

蘭芬

太太，門口來了一個奇怪的女人，她要找咱們先生，我問她找先生幹甚麼？她就很兇惡的說：「找他幹甚麼？他是我的丈夫！你說我找他幹甚麼？」說着馬上就要搶進來，我聽了好不奇怪！我就說：「先生不在家」，她說：「他不在家我就不能進去嗎

？」她還說：（稍停）「他的小老婆應該在家呀，趕快教他出來接我進去！」又嚷着要進來，我好不容易勸她等一等，才把門關上啦。（外面有人打門的聲音）您聽！這一定是她在外邊打門！

秀娟

（駭異極了，面上現出苦悶的樣子。）甚麼？她說先生是她的丈夫？！

蘭芬

是呀！她是這樣說！

秀娟

恐怕她找錯了人家吧？

蘭芬

太太，我看不會錯吧！她連先生的姓名，年歲，和生長的地方，都說得清清楚楚。連先生左手臂上有

秀娟

那一顆黑痣，他都知道。她並且還說……

蘭芬

不用說啦！（稍停）你叫她進來！（蘭芬遲疑着走至門處。）等一等，（稍停）你去告訴她說：「先生

秀娟

，太太，都不在家。現在只有來找太太的一個女客在這裏等候他們。你願意等，就請你裏面去等一等吧。」她若果要進來就讓她進來。懂不懂？

蘭芬

懂，懂啦。（欲出門又回頭。）太太，我看那個女人好像有點神經病似的。叫她進來恐怕打麻煩。……（堅決的，）不要緊，叫她進來。（蘭芬出去，秀娟

賊來蹣去，咬牙切齒的恨怒。）

蘭芬（蘭芬引素貞入，對素貞說，）你就同這一位太太在這兒等一等我們先生太太吧。

秀娟（對蘭芬）你在外面看看，你們先生太太一同來，就先來告訴我們。（蘭芬會意下。）

素貞（鄉下婦女的樣子，見了秀娟似乎有點怕，看看秀娟又看看屋內。）你貴姓？你不是翹生的小老……嗎？

秀娟（假裝安靜的樣子，）我姓任，我是來拜訪鄒太太的。

素貞 鄒太太？我就是鄒太太。我並不認識你呀！

秀娟（很難堪。）我是拜訪沈秀娟女士的那位鄒太太。

素貞 哦！那你弄錯啦，那個姓沈的，不過是鄒翹生的小老婆。那裏是他的甚麼太太。你同姓沈的是朋友呢還是親戚呢？

秀娟 她是我中學時候的朋友。

素貞 你那位朋友一定是很新派的很漂亮的囉，是不是？

秀娟 我已經多年沒有看見她啦，今天也是聽得別的朋友說她住在這裏。我才來看她的。

素貞 那麼她有多大年紀你應該知道囉？

秀娟 她現在應該有廿三四歲啦。

素貞 唉！難怪！難怪！我家那個滑頭鬼，莫說廿多歲的

女子會被他的甜言蜜語迷得住，就是三四十歲的女人也怕逃不過他手呢！（稍停）好多人說，現在的新派女人，都主張甚麼一夫一妻的制度，你那位朋友想必也是這樣的囉？

秀娟 我想，她應該也是這樣主張的。

素貞 那麼她爲甚麼又願意做鄒翹生的小老婆呢？

秀娟 我想她一定不知道鄒先生已經結過婚，不然，我想她不會願意嫁他的。

素貞 那也很難說吧！

秀娟 你也不能武斷的說她一定願意的呀。（稍停）你現在既已經找到了他們，你打算怎麼辦呢？

素貞 我打算怎麼辦？我沒有甚麼打算！鄒翹生是我的丈夫，我當然要來靠我丈夫過活的，說到那個姓沈的，難道她還敢翹上來做大不成？要是說得好的話，咱們將將就就一塊兒混混，要不好的話，滾她娘的！她胆敢反對我，我就要她的命！

秀娟 唉呀！你真厲害！要是她也要你的命，你怎麼辦呢？要是鄒先生幫着她，你又怎麼辦呢？

素貞 怕他們呢？橫豎不怕死，同他們拚命罷囉！

秀娟 這又何必呢？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嗎？

素貞

到了這樣，你說還有甚麼辦法？

秀娟

比方鄭先生願意賠償你的損失，或者給你贍養費，要求同你離婚，你以為怎麼樣呢？

素貞

同我離婚？還甚麼？我又沒有像人養漢，我有甚麼錯處，他敢逼着我離婚？你剛才還說甚麼？（作回想狀）哦！賠償損失，還有甚麼？

秀娟

「贍養費」，就是說給你點錢養老，要你同他脫離夫妻的關係的意思。

素貞

贍養費，養老錢！鄭翹生嗎？刮光了他的皮，也刮不出他一個錢來！他的錢只有拿去吃喝嫖賭。討小老婆，那裏有給我的。他離開了家裏這五六年。不特一個大錢也不寄回家。連信都不多寫兩封。他的母親病重的時候，我連信都不知道往那兒給他捎，後來婆婆死啦，還是我的父親拿出錢來幫忙安埋的。欠下了棺材店的三十幾塊錢，我整整做了一兩年的手工，才還清楚的。我這條裙子，還是八年以前我同他結婚的時候給我的，這幾年要不是得着我父親的幫助，我老早就會餓死啦。唉！這樣忘恩負義的人，居然也會有人愛上他！

秀娟

（聽到此受着很大的刺激，心裏十分難受。）唉呀！

蘭芬

鄭先生是像剛才說那樣的人嗎？我真可憐我那位朋友，要是她知道鄭先生是結過婚的，又是那樣的為人，我想她決不會吃這個虧的。

素貞

（匆忙的跑進來。）我們先生回來啦！這馬上就到！甚麼事大驚小怪的！他回來就回來好啦！（對蘭芬）你們太太也一同回來了嗎？

蘭芬

沒有，只有先生一個人。

秀娟

（心裏想想對素貞說。）唉！這位鄭先生真壞，我倒要探探他以前是怎麼樣把我那一位朋友騙來的，請你在隔壁屋子坐一坐，等他進來，我來問問他，看他怎樣說，你看好不好。

素貞

我爲甚麼要躲起來？難道我怕他不成？

秀娟

不是說你怕他，我這樣去探問他，同時豈不是也替你打聽消息嗎？你坐在隔壁我同他說甚麼話你都聽得見的，快進去吧。

素貞

唔！（勉強的到另一房間去。）

翹生

（由外入，見秀娟面帶愁容。）秀娟！甚麼事又發愁呀？

秀娟

沒有甚麼事。（稍停）你爲甚麼出去這半天才回來？

翹生

我有正經事情出去的，不是去開玩的。

秀娟 你有正經事情，你真有那樣多的正經事情！你不是去找新的愛人吧？

翹生 （起來走到秀娟身旁去。）這是甚麼話！自從我們結婚以後，我從沒有認識別的女朋友，這是你知道的，你爲甚麼總是胡思亂想呢？

秀娟 那麼，你也許去找舊時的愛人呢？

翹生 這不是更胡說嗎，我那裏有甚麼舊的愛人呢？

秀娟 （作假生氣的樣子推翹生過去！）不要挨近我！你說我胡說！也許我一點兒都不胡說呢！我現在覺得你對我的愛情都是虛假的，你並不是真愛我，你不過拿我做個玩物罷啦，到了一天你找到了新的愛人，或者你舊時的愛人找到了你，你一定會拋棄我的。

翹生 我甚麼都對你發過啦。你總不相信我，教我怎麼辦呢？

秀娟 唔！你發那些誓也只好騙騙我這種沒有經驗的女人罷啦。（稍停）你不是說你從來沒有結過婚嗎？你最少也發了幾十個誓啦。你發誓越多越教人懷疑，你既是家裏沒有人，爲甚麼我說過好幾次要同你回家鄉去見見你的母親，你總是左推右推的不帶我去呢

翹生 這才怪啦！你爲甚麼忽然會對這件事又懷疑起來呢？

秀娟 ！在我的朋友同鄉們面前打聽得不少啦。難道我結過婚，他們都不知道。他們都不告訴你嗎？

翹生 照我看來，你那些朋友同鄉，沒有一個是正經的東西，沒有一個不是幫着你來欺騙我的，連你自己我都不能相信，還敢相信他們嗎？

翹生 哦！不用鬧啦。不知道甚麼壞人又來挑撥你啦。我要是結過婚來欺騙你。我一定不得好死！

秀娟 （冷笑）哼！我看你發誓，簡直把嘴都發溜啦！我要是證明你已經結過婚，你怎麼樣呢？

翹生 隨你怎麼辦！你打死我都可以！

秀娟 是嗎？

翹生 是的！

秀娟 不用這樣嘴硬吧！

翹生 我本來沒有事，爲甚麼要嘴軟呢？

秀娟 好！那我却對不起啦。今天我倒可以給你一個證明啦！（走到內門）請你出來罷！

素貞 （由內門出，對翹生）翹生，你不相信我會找得着你呢？

翹生 （翹生見之大驚，但仍假裝鎮靜。）對不起，你這位

太太貴姓。我並不認識你。你怎麼隨便叫我的名字呢？（轉對秀娟）。秀娟，這是誰呀？（窘極了）。

秀娟 你反問起我來啦！你不認識她。我倒認識她。這也是你想不到的，她恐怕是那個無良心的壞小子舊時的愛人吧！

素貞 你何必裝腔作勢呢？你真不認識我嗎？我現在老了一點兒。但是還不會教你認不出吧？我是素貞！我同你是結髮的夫妻呀！

翊生 快別胡說！我從來沒有結過婚。我那裏有你這樣的一個老婆。你是那裏來的無賴女人？誰教你來敲竹槓的？

素貞 這却真笑話囉！我來說你的竹槓？這話講到那裏去囉？你丟了我五六年。你今天不單是不認我。反轉要加我一個敲竹槓的罪名。你忍心嗎？（由懷中取出一張照片）這不是你同我結婚的照片嗎？難道說你也能抵賴嗎？

翊生 快滾出去！不然我就要你的命！

素貞 你要我的命！那好極啦！婆婆死在家裏棺材都沒有入葬。你要打死我，至少你得給我一口棺材！

翊生 （跑去推素貞出去。素貞不走。被他拳足交加。打

倒在地下。）你這不要臉的東西。敢到這裏來丟我的臉！

秀娟 （阻攔翊生。去扶素貞。）你不能這樣打她！你看你那兇暴的樣子！是她丟你的臉。還是你自己丟自己的臉。（稍停）你還敢再向我發誓嗎？哼！你愛我！口口聲聲都是愛我！原來你是這樣的愛我！我一切的幸福，都爲着你犧牲完啦！（怒極了。）你這種欺騙女子，侮辱女子，陷害女子的流氓！（打翊生一耳光。翊生很兇惡的將秀娟的手握住。怒目視秀娟。）放手！你還敢打我不成！你今天也暴露了你那兇惡的面目啦！你……

素貞 唔！你看你還是只敢欺負我。怎麼今天就報應在我面前呢。

翊生 （將秀娟丟開去拖素貞）走！走！滾出去！不然我就打死你！

素貞 打罷！隨你打死好啦！

秀娟 （跑到桌子抽屜裏取出手槍。）放了她！你再打她，我就打死你！（大聲的）放手！（翊生只好放了素貞。）出去！（翊生不動，秀娟大聲的。）出去！你現在還要怎樣？你不要以爲我是一個柔弱的女子，不

能制裁你。你要知道我寒了心。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大聲而帶哭聲的。)出去！

翊生

秀娟，你讓我向你解釋解釋好不好呢？

秀娟

用不着！現在一切都證明啦。不論怎樣解釋。你欺騙了我總是事實！

翊生

我以前沒有告給你。也有我不得已的苦衷。……

秀娟

甚麼叫做「不得已」？不得已三個字。就可以做作惡的護符嗎？出去！我現在算同你恩斷義絕啦！出去！

翊生

(恨恨的看素貞一眼。又看看秀娟喪氣的出去了。)

唉！

秀娟

(將手槍往桌上一拍。素貞駭了一跳。趴了起來。)

秀娟去安慰她。(不用害怕，我不會打你的。你受了甚麼傷沒有？)

素貞

沒有，沒有。這算甚麼，往時在家裏，他總是用木棒棍打的。今天要不得你在這裏，我一定要遺棄手囉。唉呀！原來你就是？……

秀娟

你現在應該明白我不是明明知道他同你結了婚，還要嫁他的。我同你本來不認識。我本來不是居心來破壞你們的家庭。我也沒有向你道歉的必要。我只

素貞

恨我自己瞎了眼，受他的欺騙能懂，你現在既已經將他找住啦。我決不障礙你們。我今天就離開這裏。

素貞

哦！那使不得。你若果離開這裏。他一定會打死我的。好姐姐！我求你不要離開這裏。我看你是一個好心的人。假若你能夠容我的話。我也不爭甚麼大，甚麼小。我們馬馬虎虎湊合湊合好啦。

秀娟

唉！那是不可能的。不管你對我怎樣。我決不願意這樣偷生的。我是一定要離開這裏的。他那種兇惡的性子。我今天是第一次看見。我勸你以後還得想法子好好的相處。不然，恐怕不會有好結果的。

素貞

說的是呀！你要走啦，我是決不敢留下來的。好姐姐，帶我同你一塊兒去吧！(拉着秀娟懇求。)

秀娟

唉！對不起。我到那裏去，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麼還能帶你去呢？

幕下

第五幕

佈景：與第三幕相同，惟客廳中的一切物件，遠不如從前那樣整潔，一望而知是許久沒有人照料

的樣子。時間在下午五六點鐘，到快演完時已

是上燈時候了，誠之一人獨酌以酒消愁，表現着很苦痛的神情。

老陳 先生，鄭志遠先生要看您。

誠之 我已經同你說過，不管甚麼客來我都不會，你爲甚麼不聽話呢！

老陳 不是我不聽話，我說先生不在家，鄭先生不但不相信，反轉罵我胡說，他說他有緊要事情要找先生，就是不在家，他也要進來等一等，他說他就是等三天，也要同先生見了面，他才走，您看我有甚麼辦法呢？

誠之 (想想，很不願意的) 請他來罷。(老陳下，鄭志遠上)

志遠 誠之，你連老朋友都不願意見啦。這是甚麼話？

誠之 對不起。我不單是不見你，我近來甚麼人都不願意見。

志遠 爲甚麼要這樣呢？你連一個好朋友的同情和安慰都拒絕嗎？

誠之 謝謝罷！同情？安慰！有甚麼好處？請你不要再像上一次似的來囉唆我，要是那樣，對不起，就請你走吧。

志遠 何必這樣呢？……(稍停) 唉！你看你自己把身體

糟蹋到了甚麼地步？你平素是很會想事的，爲甚麼這一次就這樣想不開呢？一般的朋友都替你擔憂呢，誠之，一個人生在世，是應該爲一個女人就這樣毀了嗎？

誠之 啊！那是我自己的事，誰要你管！你再說，我真轟你出去！

志遠 你轟好啦！我今天一定要把我對你說的話說完才走，你就是從此同我絕交都可以的。

誠之 何必等說了才絕交，現在就絕交好啦。不用這樣，我知道你心裏很不痛快，不然你不會這樣對我的，你看你平素是一個很講禮貌，很愛朋友，很重感情，很有理智的人，現在你可是大大的變啦，假若你平時見了別的朋友痛苦到這樣地步，你能夠漠不關心嗎？秀娟這件事，以我們一般朋友看來，你實在沒有甚麼對不起她的地方，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子，誰也不否認，但是她既已經幼稚的做出這種事來，是她負你，不是你負她，你既說過因爲你愛她，所以要成全她，那麼你就應該想法子自己排解，爲甚麼還要這樣摧毀你自己的身體呢？就是她死啦，你這樣悲痛苦悶的追念她三四月也夠啦，

誠之
志遠

何況她現在是跟旁人去了呢！

她就是死啦，她的靈魂還是屬於我的！

唉！誠之，你真是太褻啦，你今天對她這樣，她知道嗎？你平素的自信力到那裏去啦？你平素的自信心到那裏去啦？秀娟固然是可愛，世間就沒有比她更可愛的女子嗎？以你這樣一個人，要甚麼才貌雙全的女子得不着？就應該爲了一個拋棄了你的女子這樣自暴自棄嗎？你平素是很會想事，很會說話，很會勸人的，爲甚麼到你自己有了事，就這樣糊塗呢？男人對於女人，自然要盡愛護的責任，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不是男人唯一的責任，尤其做了現在中國的青年，不管我們的能力怎樣，我們能夠對民族對國家絲毫沒有責任嗎？我們的國家危險到這樣的地步，容許我們把有用之身專爲愛情犧牲了嗎？假若一旦不幸，鬧到國破家亡，甚麼纓妻，愛人，是我們的嗎？再說，你家裏還有最愛你的白髮蒼蒼的祖母，她如果知道你這樣的摧毀你自己，她會怎樣的痛心，怎樣的憂慮，我們天天念着「忠孝仁愛」的遺訓，我們就應該知道怎樣去身體力行！你這樣，是忠孝呢？還是仁愛呢？……

誠之

啊！志遠，不用說啦！不用說啦！我不見得就像你想的那樣糊塗，要不是這些問題天天在我腦袋裏衝突，你今天或者已經不能見我的面囉，我也知道這樣自尋苦惱是無益的，但是人總是感情的動物，尤其遇了失戀的事，理智是很容易被感情蒙蔽的，你有甚麼法子能夠使我忘記了她，我的苦痛或者就可以減少啦。

志遠

只要你聽朋友們幾句話，自然有辦法的。你不是老早就說要離開這裏，要到西北去考察嗎？我同玉成，崇堯，大家都商量過啦，你最好趁這時候，暫行離開南京，到陝西甘肅去遊歷遊歷，去調查調查西北的社會狀況，農村情形，回來作一個很詳切的報告，鼓勵大家去做實行開發西北的工作。你離了這裏自然可以減少觸景傷情的苦惱，你到了我們西北各省以後，看見那些民不聊生的苦況，你自然不會只想著謀個人的安慰啦。你見了中華民族文化發源地那些偉大的遺跡，你的自信力自然會恢復啦。到那時，你自然會覺悟你不應該爲這樣一個女人，將你偉大的前途犧牲啦。你以爲怎麼樣？

誠之

（沉思半晌）志遠，我很感謝你的好意，就到西北去

吧。不過，……

志遠 甚麼？

誠之 你知道我這幾個月都沒有做事……

志遠

那不成問題，你旅行的費用我同崇堯，玉成等六七個人約好了共同負擔，每月可以有二百元給你，大概可以夠用啦，我們想，在五六個月以內，決不使你受經濟的困難，其餘的事等你由西北回來再說。

志遠，真感謝得很！（握手）

志遠 那好極啦！我們就這樣辦罷。

（秀娟忽然入，誠之志遠見了都很驚異）

秀娟 誠之！（秀娟現着悲苦的樣子，不知說甚麼好。）

哦！志遠，你也在這裏！

志遠 我剛來一會兒。（表露不安的神情。）

誠之（對秀娟）呢！你怎麼會來的？

秀娟 誠之！你不願意見我嗎？

誠之 我？

秀娟 呢！你？

誠之 你怎麼會回來的？

秀娟（很難爲情的不能答）

志遠 誠之，你上樓去休息一會兒，讓我同秀娟說幾句話

好嗎？

誠之（不語起立出門去）

志遠

秀娟，你看誠之還成人形嗎？你們離婚以後，他事也不做啦。門也不出啦，朋友也不見啦，天天以酒澆愁，瘋不瘋，傻不傻的過活，我們一般朋友都替他着急，又不敢寫信給他的祖母，今天我好不容易才勸好了他到西北去遊歷遊歷，散散心，你爲甚麼剛剛又跑起來嘔？（秀娟聽了難受極了。）

秀娟

志遠，原諒我，我並不知道他苦到這樣。我實在對不住他，我也沒有臉見你們一般朋友。（稍停）我今天是因爲路過南京，所以來看看他。我決不是有甚麼壞意來的。我今天晚上就要走的。

志遠

你到那裏去？你爲甚麼會到南京來？

秀娟

志遠，不用問我罷，我實在沒有臉向你說過去的事啦！我現在要求你，請你讓我同誠之談一會兒，我決不毀了你們朋友們救他的計劃，並且我相信我能幫助你們完成你們的計劃，使他以後忘記了一切，專心專意去做他的事業，你能相信我嗎？

志遠

我自然相信你，不過，他見了你，也許又要改變計劃的。

秀娟 他現在已經見了我，怎麼辦呢？我教他以後永久不見我好啦！

志遠 這是甚麼意思？

秀娟 今天我見了他就到上海去，以後天涯海角任我漂流，他再也見不着我啦！

志遠 鄒翊生呢？

秀娟 我同他甚麼都完啦！

志遠 既是這樣，你應該回到誠之這裏來，你知道他始終沒有忘記你。

秀娟 （低着頭，拭淚，搖頭表示不同意）

志遠 爲甚麼？

秀娟 你想我還有臉嗎？

志遠 爲甚麼不？

秀娟 你說可以嗎？（稍停）且不用管，你先回去，讓我同他談談，我一會兒也許到你那兒去。

志遠 那麼我走啦，再見。

秀娟 不要告給別的朋友說我來啦，只給我問候問候你的夫人，再見。

（志遠走後，秀娟一人在房中走來走去，表現着猶豫不決很苦痛的樣子，忽然決定了，從手皮包中取

出藥片三枚，用酒一杯服下，毫不變神色的到門口去叫誠之。）

秀娟 誠之！志遠走啦！你下來嗎？

誠之 呃！你怎麼會來的？

秀娟 （對誠之）請你別再拷問我，好不好？不管我怎樣來的，難道我現在就不能來看看你嗎？我們最好不要去想從前的事吧！

誠之 看看我？不要去想從前的事？說的真好！（嚴重的。）你究竟怎麼會回來的？

秀娟 （低頭不語，只嘆氣。）唉！你何必這樣逼我呢？我

……

誠之 （大怒的，）是他趕你出來嗎？

秀娟 不是！我自己離開他的。

誠之 你爲甚麼要離開他呢？

秀娟 因爲……因爲我發現他家裏還有老婆……

誠之 （冷酷的）啊！原來是這樣，那有甚麼要緊，你可以做他的姨太太呀。

秀娟 哦！誠之！（哭了，）我心裏已經很難受，不要再使我難堪啦！

誠之 使你難堪！你這樣離開他就算了嗎？

秀娟 不算是怎麼辦？

誠之 你應該老早知道怎麼辦！

秀娟 哦！不用講吧，我今天來看看你，我希望我們這個

時候，忘記了以前的一切，請你也不要再問關於我離開你以後的事，讓我們高高興興的聚談一會，我今天晚上就要走的。

誠之 忘記一切，哼！忘記一切，說說倒也容易！（稍停）

你今天晚上就要走，到那裏去？

秀娟 那你不用管吧。

誠之 呀！這又是我多事，我本來管不着。

秀娟 誠之，我今天不是來對你有甚麼特別的要求，也不是來向你懺悔。我是因為路過南京不能不來看看你，我希望你不要再恨我啦。我自己知道我沒有理由要求你原諒，所以我也決不要求你原諒。我現在只懇求你暫時忘却了以往的一切，讓我們像從前一樣，快快樂樂的過一點鐘，甚至半點鐘，就是我死了也不悔啦。

誠之 忘記一切，像從前一樣的快快樂樂，從前的快樂，還有甚麼值得紀念的嗎？

秀娟 （強笑的）當然值得紀念的。你看，此刻不就是我們

誠之 你剛才教我要忘記了以往的一切，你爲甚麼又專來引起我回想已經過去而無法再得的快樂呢？

秀娟 怎麼無法再得？假若你願意，我可以教你再得。你不是喜歡跳舞嗎？我開了話匣子同你跳舞一回，我們不是就再得了嗎？

誠之 我現在恨跳舞啦！

秀娟 爲甚麼呢？

誠之 不爲甚麼！

秀娟 （心裏很難受，但勉強忍受，）好，就不跳舞。（稍停）哦！你看你這裏這樣多的白蘭地酒，（取一瓶出來，）你總不能說你不喜歡罷！我斟一杯你喝好

嗎？

誠之 我現在不要喝酒！

秀娟 喝一點罷，何必誠心同我鬧氣呢。

誠之 誰同你鬧氣，你知道，我早已沒有同你鬧氣的資格了。

秀娟 唉呀！何必說這樣的話。這明明是罵我罷囉，隨你罵罷，今天我無論如何，要求你喝這一次，我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機會同你喝酒啦，喝一點罷，我們倆把這一杯酒喝完好嗎？啊，喝吧！（誠之看看秀娟，勉強喝了一點，秀娟將餘下的一口喝了。）哦！

誠之！我高興極啦！呀！我謝謝你，謝謝你賞臉！我真快活極啦！誠之，我唱一支你平素最愛聽我唱的「賣花女」歌，給你聽好嗎？（誠之看看她不說話，她做出很高興的樣子，引吭高歌以下的曲子。）

賣花女歌

劉大白作

貝多芬譜

(一)

春寒料峭，女郎窈窕。一聲叫破春城曉。

花兒真好，價兒真巧，春光賤賣憑人要！

東家嫌少，西家嫌小，樓頭嬌罵嫌遲了！
春風潦草，花心懊惱，明朝又嘆飄零早！

(二)

江南春早，江南花好，賣花聲裏春眼覺。

杏花紅了，梨花白了，街頭巷底聲聲叫！

濃妝也要，淡妝也要，金錢買得春多少！

買花人笑，賣花人惱，紅顏一例和春老！

唱得好不好？我覺得比那一次都唱得好。誠之，你以前要給我一個香吻，我才給你唱一次，爲甚麼我今天唱囉，你不給我呢？哦！誠之，（去懇求誠之。）給我一個甜蜜的吻罷，也許這是你吻我的最後一次呢！以後天涯海角，各走一方，你要吻我，再也不能囉。哦！吻我能，我懇求你，我只懇求你這最後的一吻！你這一點都不允許我嗎？

誠之 唉！（吻了秀娟）

秀娟 哦！我快樂極啦！誠之！告訴我，告訴我你仍然愛我！告訴我你仍然愛我！

誠之 現在告訴你甚麼用呢？

秀娟 哦！不用管牠！告訴我，我要你親口告訴我！

誠之 我……仍然……愛……你！

秀娟

呀！我高興極啦！誠之，我謝謝你！你真是太可愛啦！你真是太偉大啦！唉！我，我得了你這一句話，這一個吻，我死也無恨啦！哈！哈！哈！哈！哈！高興得自己跳舞起來了。忽現痛苦狀，以手捧胸膛啊！

誠之（急去扶她）秀娟！怎麼的？你怎麼的？

秀娟 我，我心裏很難受，趕快放我在沙發上，……

誠之 秀娟！秀娟！（秀娟已不能答）老陳！老陳！

老陳（上）先生甚麼事？啊！

誠之 趕快拿一杯冷開水來！打一把熱手巾來！

老陳 就來！

誠之 秀娟！秀娟！

老陳（送冷開水及熱手巾上。）

誠之（接住送來的東西。）趕快打電話請陸醫生來，哦！這是怎麼的呢？秀娟！秀娟！（取冷開水給秀娟喝，又以手巾替秀娟擦臉，秀娟慢慢的睜開眼看着誠之，）你好一點嗎？

秀娟（微弱的聲。）稍為好一點，（慢慢的流淚了。）唉！誠之！我……我吃的毒藥發作啦，我是不會好的啦，我恐怕我這就快死的啦。（稍停）誠之，古人說

誠之

秀娟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現在快死啦，我希望能夠將我要對你說的話說完才死，我的話句句都是從心底吐出來的，我希望你相信我。（稍停）現在還須要我向你表示懺悔嗎？我過去的幼稚，糊塗，把你害啦，也把我自己害啦，並且把我們倆的幸福也毀啦！我這樣的死，就算天給我的處罰罷！（稍停）快別傷心罷！你到底吃了甚麼毒藥？趕快說，我好想法子。你既然肯回來，爲甚麼又要服毒呢？

誠之！我真對不起你，這又要麻煩你，我真是太不該啦！我自從乘火車離開北平以後，我在車上已經好幾次要跳火車自殺，到了浦口過江的時候，我又想跳江自盡，但是我心裏總念着你，我覺得我要不見你一面，死了也不瞑目的，所以我到了下關，不由自主的進了城，跑到你這裏來啦，我服的是不可救的毒藥，我醫生來也無用的，不必費事罷！（稍停）你要寬恕我，請你相信我，我雖然中途辜負了你，但是我至死還是愛你。哦！可惜，可惜我不能再愛你啦！（稍停）剛才志遠同我說你已經決定到西北去，我很高興。你若果真的還沒有忘記我，你應該去，這或者是你將來做大事業的一個新轉機。我雖然不

能同你去，但是你可以相信，我的靈魂一定護送着
你去的。此外我還有一件事不能不告訴你，就是我
希望你以後找一個比我值得你愛的女子結婚，我希
望她能夠永遠的愛你，並且能幫助你完成你的事業
，但是……我要勸你，你千萬不可愛他太過分啦。
……在她青春的時候，你不可常常離開她。你應該
知道青年女子的心理，和她身體的要求，你若是愛

誠之

她太過分啦，她也許會像我一樣，有特無恐的，以
爲你一切都能原諒她，去做那不應該做的事。結果
就是你真能原諒她，要是她有點天良，有點自尊心
的話，她也決不願再受你的憐愛的。這樣不是太愛
了她，反害了她嗎？誠之……（死去了）
秀娟！秀娟！哦！（哭起來了）

82

1 2334

5